

選 徵 部 育 教

選 本 劇 作 創 戰 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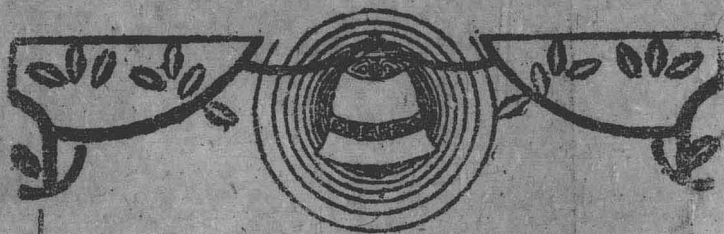
衝出重圍

著 編 琳 如 趙



4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版權所究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初版

教育部徵選抗戰
創作劇本選之四

衝出重圍

全一冊

正中總
造紙本

定價國幣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趙如琳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綠梅校對

(1507)

人物表：

羅光

羅母

鍾泰

玉蘭

掌櫃

夥計

日兵甲

日兵乙

自衛團員甲

自衛團員乙

嫌疑犯甲

嫌疑犯乙

嫌疑犯丙

嫌疑犯丁

軍特務長

鍾泰的馬弁

梁游擊司令

吳游擊大隊長

李參謀

勤務兵

第一幕

時：現代，一個春天的下午。

地：在華南某游藝區。

景：一間頗爲整潔的小飯店，陳設着幾張桌椅，幕啓時，兵甲、乙正攪着靠右方的桌子在狂飲。掌櫃的在櫃檯計算着數目。夥計從廚房裏端着一樣菜送到兵們的面前，又退回去了。從正中的門，走進來一個頗事打扮的少婦，她的衣著很有點城市味，她好像對這飯店是熟習透了的，向兵們望了一望，沒發現什麼新奇的東西，便慢條斯理地跳到櫃檯前。她抽烟，畫洋火的火光驚起了掌櫃的注意。

掌櫃：呵，玉蘭小姐！（他連忙招呼）

玉蘭：（愛理不理的她吐出了一口烟氣）今天可有什麼生人來過？

掌櫃：（陪着笑臉）沒有，還早呢。呖，小姐，我知道啦，一有什麼可疑的人到這兒來，我就馬上去通知您，省得您走來走去，怪麻煩的。

玉蘭：麻煩？鍾團長的脾氣，難道你們還不曉得嗎？

掌櫃：是的，他老人家真是——您不來嗎，回頭他老人家又說您不做事啦。像昨天我們這

兒抓去的那個人，審不出口供來，我可就挨了鍾團長一頓臭罵。唉，真叫人難辦。

（一停）小姐，那個人是怎麼個長像？幹什麼的？

玉蘭：我不是告訴過老劉嗎？他們（指着日兵們）司令部裏接到一個情報，說中國軍隊最近準備總反攻，派了一個人帶着作戰的計畫，要通過我們的防地去聯絡各地的游擊隊。這個人大概就在這幾天以內經過這兒。（輕輕一笑）什麼模樣兒那連我也不大清楚。反正自衛團得負責抓住他，你們也得操一點心。（很自在似的噴出一口烟）

掌櫃：（滿臉陪笑）那還用說嗎？大家都負責任。小姐，請先到那邊坐坐吧。（叫夥計）

老劉，端點心，玉蘭小姐來了。

夥計：（站在門口）哦，小姐，您來了。

玉蘭：別麻煩，我不吃點心。

夥計：（機警的）那麼，我去給您泡一壺茶來。

（他縮進去了。玉蘭移步走向右方的桌子，掌櫃跟着她，同時日本兵得意的一陣笑。）

掌櫃：（追問）那個人，嗯，（點點頭沉思一下）說不定就不經過這兒。

玉蘭：這兒是他必經的道路。我們沿途都派了人在守候着他，他是沒有法子漏網的。據說，那國人在軍隊裏幹特務工作。姓羅，是本地人，因為他熟習此地的情形，所以才派他來做這件工作。（又抽了一口烟）

掌櫃：（緊問）本地人，噢，噢，（忽然）老劉！老劉！

（日本兵又一陣笑，掌櫃和玉蘭低語了一會。）

（老劉端着一壺茶進來。）

夥計：小姐您喝茶！

掌櫃：（拉過老劉來）老劉，你在這裏住了這麼幾年了，你可曉得姓羅的嗎？

夥計：姓羅的？多着呢！這裏過去五里地有羅家村，你找那個？

掌櫃：我不找那一帶。告訴你，剛才玉蘭小姐說，中國軍隊派了一個姓羅的是本地人，想通過這兒把什麼反攻計畫書交給附近各處的游擊隊。

夥計：這我早就聽別人說過了，噢！原來是本地人哪？

掌櫃：你認識他？

夥計：不認識！

掌櫃：那你還說什麼？

夥計：我聽說

玉蘭：（急接）哎！我問你！你所認識的姓羅的，可有在外面當差的？

夥計：（想）在外面當差的？那我可不大清楚！

玉蘭：聽說已經出去好些年了。

夥計：（傻頭傻腦笑嘻嘻的）小姐！您可別怪我！我來這裏還不到三年呢。

玉蘭：（知道再問下去也說不出一個頭腦來，失望地沉靜下去。）

夥計：（呆頭呆腦怔住了不知從那兒說）忽然！小姐，您喝茶！

（忽然外面起了一陣怪叫聲，像許多人在打趣一個什麼人。口兵掏出槍跑出去，

玉蘭、掌櫃、老劉倚門而望。外面響了兩槍。人散的聲音，口兵雄赳赳的又進來。玉蘭和掌櫃交換了一個驚奇的眼光。）

（掌櫃、玉蘭、老劉又回到原位）

掌櫃：怎樣回事？（又望望口兵）

夥計：（滿懂得似的）又是那個瘋老婆子。

玉蘭：瘋老婆子？

掌櫃：（望着口兵）打死了嗎？

夥計：望天上放了兩槍，玩笑。（倒了碗茶遞給玉蘭）小姐，您喝！

玉蘭：啊，不，不，你說這個瘋老婆子是

掌櫃：瘋子想兒子想瘋了

夥計：（緊插）這我可知道，聽說她有兒子在外當兵。有十幾年沒回家了。最近聽說在惠州給皇軍打餉了。

玉蘭：（一邊沉思着）那麼她兒子呢？

夥計：還不是給打死了。這老婆子，就爲這個才瘋的。

掌櫃：（忽然靈機一動）喂，瘋老婆子姓什麼？

玉蘭：他兒子姓什麼？

夥計：（慢悠悠的）是羅家村人，姓什麼？

玉蘭：他兒子叫什麼？

夥計：這我可不大清楚了，不過我可常聽着那瘋老婆子嘴裏念什麼阿光阿康的，（嘿嘿傻笑）記不大清楚了，反正我知道，他決不是叫阿狗！

掌櫃：小姐！我想這倒是個綫索。

玉蘭：好吧！今天那個瘋婆子，要是再到這兒來，你們馬上去找我！

夥計：小姐，假如真抓到了那個人，別忘了我老劉的酒錢呵！

（玉蘭用鼻子笑了笑。兩個兵吃完了。因爲沒人服侍，罵起人來。吱吱喳喳的沒有人聽得懂。祇從他們的神氣跟手勢看出他們的意思。）

日兵甲：茶房，快過來！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八加！

夥計：來了！來了！

（玉蘭欲出。）

掌櫃：小姐好走！

日兵乙：（攔住玉蘭）小姐請過來坐坐！

日兵甲：來喝一杯，拿酒來！

夥計：拿酒，是，是，（他忙走到櫃檯前拿酒掌櫃幫忙）

玉蘭：你，你們，我不能喝酒。

日兵乙：喝一點點，姑娘，哈哈！

日兵甲：怎麼不能喝？我們要你喝，喝，喝！哈哈！

（日兵們已經是醉態可掬，連站都有點站不穩。夥計拿了一瓶酒來，日兵甲把他分作三杯。）

日兵甲：來，滿杯，姑娘，乾了杯。

日兵乙：乾了杯！

（他們倆把杯裏酒喝乾了，可是玉蘭稍沾即止。日兵們不肯放過，強玉蘭再飲，因此手脚便放肆起來。）

玉蘭：（掙脫開口兵們的手她發脾氣了）你們這些混帳東西！（上去就是一記耳光）

日兵甲：怎麼！怎麼！奴才！你敢打人！反抗我們？

日兵乙：（醉得七八分）姑娘，也打我一下。日本人會挨打的！（他湊近了她）

（玉蘭想逃開，於是發生了追逐。玉蘭終於給兵們捉住了。兵們狂笑。給予她以難堪的侮辱。她驚叫了起來，掌櫃站在旁邊發抖。夥計上前，）

夥計：嘔，嘔，老爺們，看鍾團長的面子上，她是鍾團長的——

（拍的一記耳光打在他的臉上，又開始調笑玉蘭。）

（二口兵正把玉蘭弄在手裏的當兒，羅光突入。大家爲之一靜。口兵仍繼續他們的蠻行。）

羅光：（不慌不忙到口兵甲前面）朋友，調戲人家婦女算是親善嗎？

（一停頓，羅光被口兵甲一拳打到口兵乙跟前，隨着口兵乙又給羅一記耳光。）

羅光：好畜生！（抓口兵二就拋到門外）去你媽的！

（羅下意識的摸了摸被打的一邊面頰，坐在一張凳子上。）

羅光：掌櫃的有茶泡一壺否。

（掌櫃和老劉如從夢中驚醒。）

掌櫃：是，是。（一邊拉過老劉來囁咕一會子，老劉就拿着口兵的帽子和什麼的出去了）

掌櫃：（端來一壺茶）先生——請——

（老劉又入，上下打量羅光。）

羅光：（走過來對驚魂未定還在桌旁喘息的玉蘭）小姐，怎麼啦？

玉蘭：（走到羅光面前）謝謝，難爲你了。

羅光：好說，小姐，沒什麼。

玉蘭：（坐下來）這班畜生真不是人！

羅光：我來遲了一點，不然的話……

玉蘭：還不是一樣，日本人見了中國女人，橫豎是要欺負的。

羅光：（警告的意思）小姐，你知道，在這些公共地方，而且在這個時候，剛才那樣的事，情是難免的。

玉蘭：謝謝你，我知道。要不是你來，這般畜生不曉得要怎樣的胡鬧了。

羅光：（像忽然有所感觸）嗯，是的。

玉蘭：（一停）你請坐吧。

羅光：不客氣。

（夥計斟茶，掌櫃把羅光的包袱送到桌子上。）

掌櫃：（見了強人要巴結）先生，你真了不。（對玉蘭）小姐你沒有什麼吧？

羅光：爲什麼你們不幫一幫這一位 姐的忙呢？

掌櫃：我們那有先生這樣大的胆子呀！這種事是常有的，我們不敢管，一管哩，麻煩就弄到我們身上來了。剛才您這一下，說不定……哼，瞧着吧。

羅光：你別害怕，有事我一個人承當。

掌櫃：是，是，（他和夥計收拾桌子上的殘餘）

羅光：小姐，您喝茶。

玉蘭：（接過來）謝謝你。（稍停之後）你貴姓？

羅光：我嗎？唔，我姓陳。

玉蘭：姓陳？咱們是同宗哩。

羅光：哦，小姐也姓陳嗎？府上是——？

玉蘭：新會，你呢？

羅光：哦！我也是新會。咱們不止同宗，而且還是同鄉呢！

玉蘭：真巧極了，你是那一鄉的？

羅光：哦，我嗎？家裏一向住在縣城。

玉蘭：縣城？哦，我想起了，縣城裏有一位姓陳的，叫陳子光，你認識嗎？

羅光：陳子光？唔，不認識。因爲我離開了家鄉差不多多年了。

玉蘭：離開了家鄉差不多十多年？唔，那麼難怪你不認得他了。他是我們陳家最有錢的一個。

羅光：（要支開他的盤問）小姐到此地很久了吧？

玉蘭：不久。

羅光：是跟着家裏搬來的嗎？

玉蘭：是的。

羅光：小姐你今天爲什麼一個人跑到這兒來？

玉蘭：我嗎？噢，這地方我是常常來的。

羅光：小姐，在這種亂的時候，這種地方我還是勸你不常來的好！

玉蘭：爲什麼？

羅光：省得引出許多麻煩。

玉蘭：先生，謝謝你的好意，不過我是不能不來的。

羅光：怎麼？您——

玉蘭：我可以告訴你，我是爲了在這裏等一個人。

羅光：等一個人？

玉蘭：是的！

羅光：（現出疑惑神氣）

玉蘭：那個人是我的親戚！

羅光：哦，哦，（默然一會）

玉蘭：你怎麼會到此地呢？

羅光：我回到廣州去做一點小生意。

玉蘭：開仗以後第一次回來的吧？

羅光：是的，唉，真沒有法子，什麼地方都沒有法子過活，從前在廣州還有一點小生意。

所以冒險回去，希望還可以混到一碗飯吃。

玉蘭：看你的樣子好像不是做生意的。

羅光：哦，是最近幾年才改行的。

（當他們在談話的時候，掌櫃和夥計也在私談着，此時夥計忽然插進來。）

夥計：羅先生。

羅光：哦？

玉蘭：羅？

夥計：您不要什麼？

羅光：（愕然隨口鎮定地）你，你對誰說話？

夥計：您不姓羅？

羅光：你弄錯了，我姓陳。

夥計：您真不姓羅？

羅光：（故意笑起來）你這人好奇怪，這是開的什麼玩笑？

夥計：噢，那麼我弄錯了，真對不起。

（他又縮回去和掌櫃私語。羅光覺得情形有點不對。）

羅光：小姐，你還是走吧？不然那兩個日本兵回來了，又是麻煩。

玉蘭：也許他們不會回來的。你是不是有點害怕？

羅光：我怕什麼？

玉蘭：你的胆子真大。我很佩服你！

羅光：其實誰不知道日本人不是好惹的。不過，我看不慣他們當場侮辱我們的同胞，尤其是侮辱女人。

玉蘭：這正是我特別感激你的地方。可是你這樣做是會出亂子的。

羅光：也許是的。不過，他們假如不是醉了的話，我可不一定像剛才那樣對付他們。

哦，太久了，我該走啦，再見！

玉蘭：好，再見，謝謝你從日本鬼子手裏把我救下來。

羅光：算不得什麼，再見，小姐。

玉蘭：再見！

（他走到門口，門外正傳來一陣叫人的聲音。是從一個老婦嘴裏發出來的：「阿光，阿光，我的兒，我的兒，你在那兒？我的阿光在什麼地方啦！來，來呀，我的兒，阿光，阿——光！」）

羅光（一種異感）：這是誰喊？

夥計：是一個瘋老婆子。爲她的兒子瘋了。

羅光：爲她的兒子瘋了？

掌櫃：她想兒子想瘋了。她的兒子在外面當差，十多年沒有回家了，開仗以來好幾個月都沒有消息，我看準是打死了，可憐這個婆子整天在街上喊他，逢人就問。

夥計：（叨叨）什麼阿光阿康的亂喊，說不定她就是裝瘋。（向羅）先生，你要走儘管走，不要緊，她不敢打人。

（瘋子的聲音漸漸近了，一直奔向這屋子來，一邊喊着：「孩子，阿光，你在這兒嗎？媽媽沒瘋，媽媽想你，孩子你來，你來呀！」）

玉蘭：她到這裏來了。

夥計：先生，你走吧，不要緊。